

丁瑜先生悼文

赵 前

今年6月16日，得知丁瑜先生驾鹤西行，心里很难受，不少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我认识丁先生有四十多年了，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我还是个学生。印象中，他头发已经花白，面颊红润，戴着眼镜，当时北京正值夏天，丁先生身着半袖衬衫，拿着一把扇子，和蔼可亲，当时我称他丁伯伯。后来我到图书馆工作，称他丁先生。岁数大的同事尊称他丁公。

夜深人静，翻开丁先生为我的《明代版刻图典》作的序，看着看着，字迹变模糊了。抚书掩面，思绪万千。大概是2007年春节，我去看丁先生，和往次一样，给他带了两瓶好酒，我知道老人家没有别的嗜好，只是高兴时会喝两盅。进门落座后，伯母端来热气腾腾的茶水，丁先生则剥了柑子让我吃。我和丁先生聊起《明代版刻图典》即将刊行，希望老人家拨冗为书作序，丁先生思索了一下，慨然应允，让我赶快把书稿给他过目。一个月后丁先生把书序给我，还有些歉意的说，他有一段时间眼睛疼，虽然很着急，但没法看稿写序，耽误了时间。我看到他双眼布满血丝，眼睛还有些肿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感觉很对不起他。丁先生的序稿，用钢笔誊写在绿格稿纸上，我赶快复制一份交出版社，因为他们希望2007年能够见书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《明代版刻图典》2008年才刊布面世。丁先生在序文中对我的《明代版刻图典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：

建国初期，知名版本目录学前辈赵斐云、冀淑英两先生编撰出版《中国版刻图录》，为古籍版本研究者奉为圭臬。忽忽五十年，尚无可以为继者。赵前同志与图书馆有不解缘，自幼及长受图书馆之熏陶，深得缥緲之三昧。大学毕业后，于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工作垂二十年，对明代书籍版印之研究尤加重视，工作所需，志趣所向，日积月累，资料盈然成帙，此“明代版刻图典”之萌蘖也。……而《图典》集明代古籍书影于一帙，一书各自著录其版刻年代、地点及类别，前有综论概说，条分缕

析、梳理有序。读文知版本源流得失，观图识书籍形状风貌。《图典》之刊行为书籍领域添一异彩。信为有裨实用之作，不失为研究和收藏古籍者之津逮宝筏，亦将为保护古籍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。其沾溉之广可以预卜，余耄耋暮年欣遇《图典》付刊行世，谨献芜辞。是为序。

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丁瑜于陶然西轩

我清楚的知道，这是丁先生对我的鼓励，他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。虽然已经过去十三年，回想起来，我仍然感到非常荣幸和幸运！

因为疫情不能送丁先生了，我写了一幅挽联以表达对他的哀思：

孜孜不倦过眼珍藏万卷，扎扎实实探究善本古籍；

循循善诱提携晚辈学人，坦坦荡荡淡泊世间名利。

丁老安息吧！

2020年7月29日